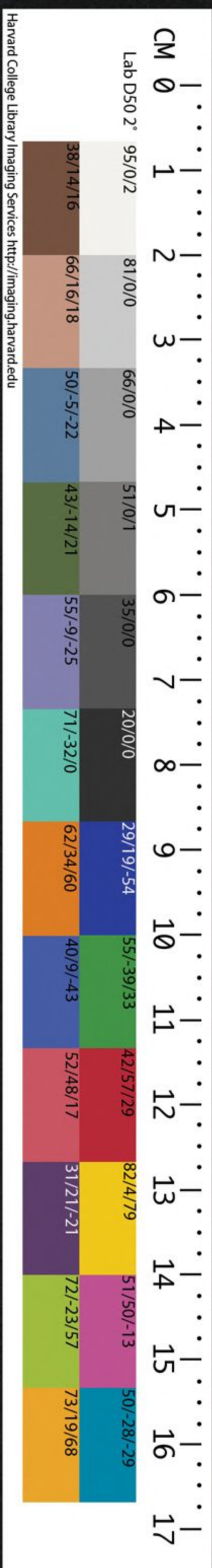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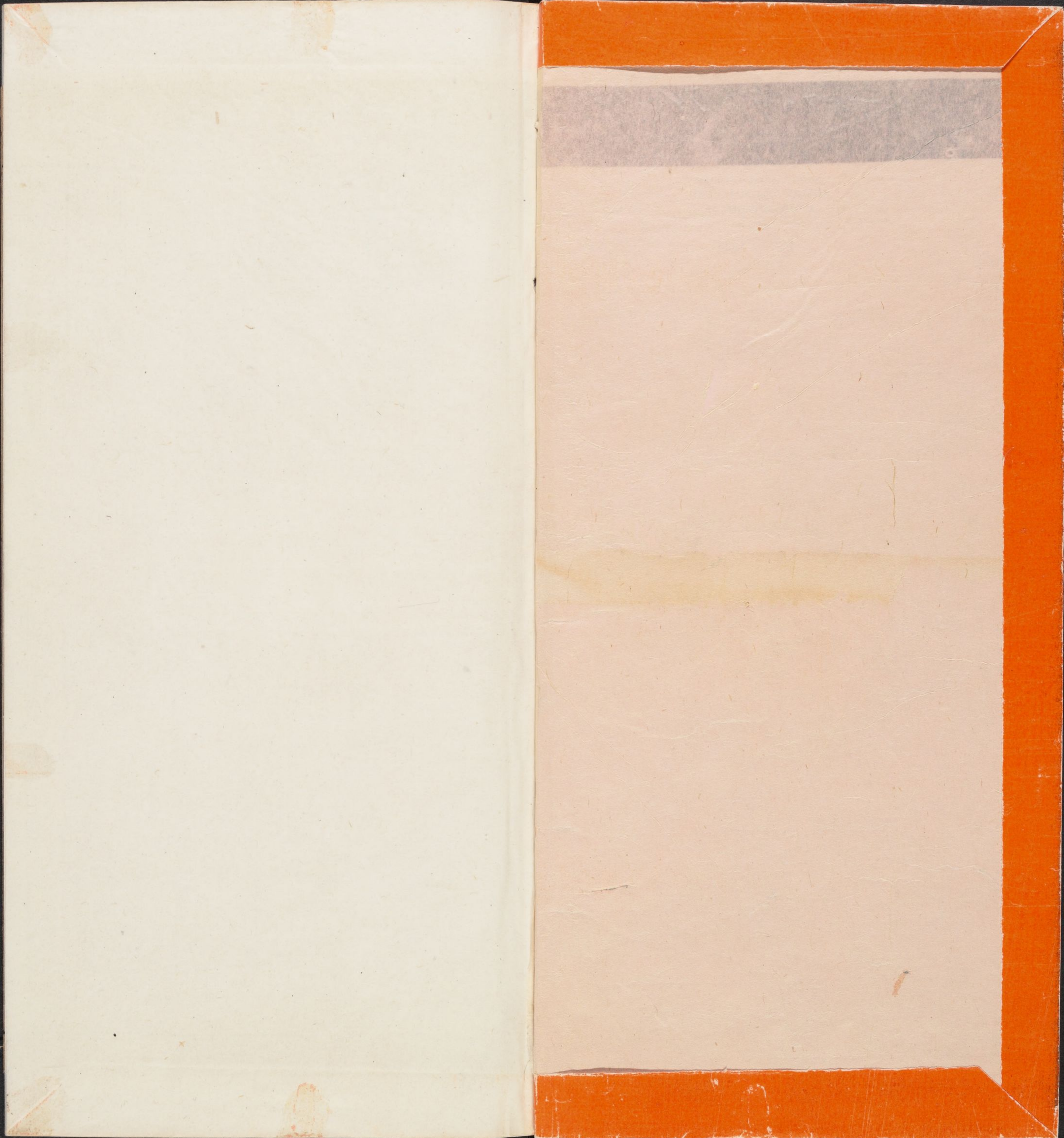
75759/P790(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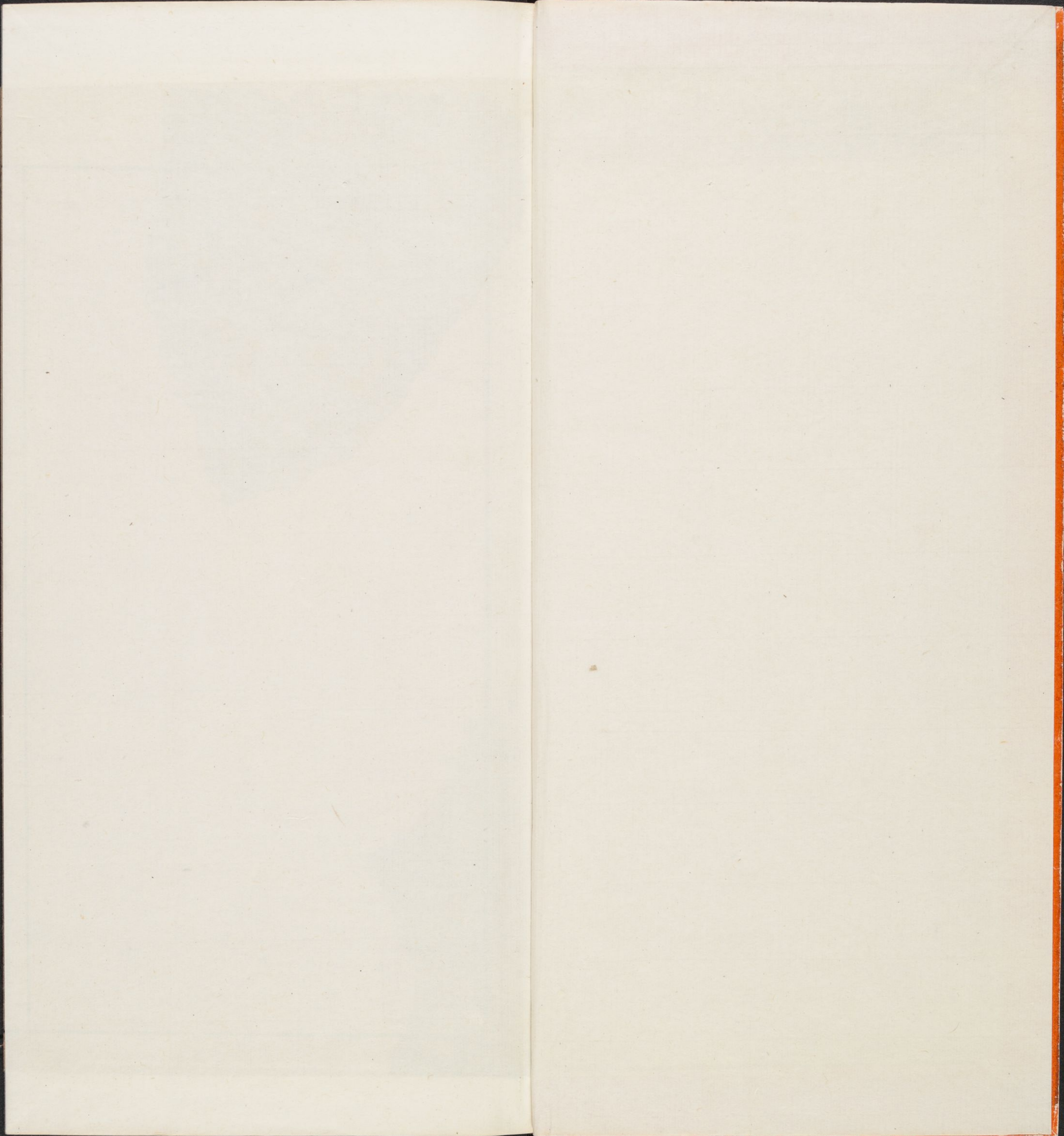
DEC 9 1953















哈佛大學  
藏印











山  
知  
手  
此



勦閩小說

第一回

由吳懶道人口授

命林玉世  
早登此寶印

○○李公子民變聚眾

閩踏天兵盛稱王

百年虜運腥中土。百姓嗷嗷餓豺虎。虎。惱。燔。空。上。帝。真。二。十。四。  
得扶真主。龍文書見靈。交勸。手提三尺光如電。鬼神助怒掃胡。  
見乾坤。此日開生面。為吳為漢相。繼。亡。獨。挽。黃。河。洗。八。荒。玉。脚。  
似兩山河。潤帝澤。如春草木香。九方重譯。森。稽。顙。莫。莫。劫。德。彌。  
天壤太平。一統。福。無。疆。八。百。姬。占。籍。未。廣。





這篇古風單道 國朝

太祖高皇帝巡掃胡元重開日月萬萬功德千古無兩自然曆數綿長千秋萬歲跨越商周大非漢唐宗之比也

高皇帝定鼎建業名應天府是為南京到

成祖文皇帝起兵燕邸代了

建文帝之位遷都北平名順天府是為北京以南京為陪都得

洪熙 宣德 正統即天

景泰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啟到

先皇帝改元崇禎是第十六葉 天子了想起萬曆年間文恬武熙

民安物阜雖有日本關白及土官楊應龍李承恩之亂俱不火蕩

平皆因大小臣工忠君愛國不招權勢不納貨賄不立門戶不徇

情面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百姓享四十八年太平不受兵革之苦

泰昌年促傳與天啓這朝 天子也是個聰明之主因誤任了一

個太監叫做魏忠賢他自從伏侍東宮得蒙寵任以後在司禮監

秉筆用事漸上弄權結交奶母奉聖夫人客氏表裡為奸擅作威

福附己者升異己者黜又創宮操以收兵柄盜內庫以營私窟其

時有不忠臣湖廣應山人姓楊名漣號大洪上了極利害的本列

忠賢二十四大罪送璫大怒矯旨拿送詔獄窮治其黨一時正人



君子不論在朝在籍盡行拿問。重者處死。輕者謫戍。說得滿朝官員重足而立。兢懼。罪相率拜其門下。願為乾子乾孫。不計其數。更有無恥小人。稱其功過。周公德擬孔聖。請於北京文廟之傍。建立魏公生祠。南都亦效其尤。風十三布政。爭先立祠。諛論那時魏忠賢。爵為上公。宗族親戚。俱襲封爵。真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人都呼為九千歲。再過幾年。怕捧不出這一千歲來。堂上明朝險些兒化做了逆瑞的世界。此時人心洶。無不危懼。

天啓七年。

熹宗皇帝駕崩。

先皇帝以兄終弟及之義。入正大統。是為崇禎。

先皇帝自居藩邸。便稔知逆瑞之惡。奈他羽翼已盛。不可驟除。乃陽

錄其定策之功。加祿進蔭。漸削其大權。黜之於外。然後明正其

罪。討而誅之。凡附瑞之輩。定為逆案。或誅或戍。或奪或錮。雖則除

了一件心腹之疾。朝堂之上。絃了兩番剝削。如服砒黃去病。元氣

未免大傷。此時倘有賢臣良輔。乘聖主英明之氣。潔已奉公。任

賢圖治。便祖宗之盛。何難復睹。其如自逆瑞以來。習成了一個

庸。上碌。保全富貴的套子。大家以不罹瑞禍為幸。相安無事。不

展一籌。偶有幾个打病虎。斲死蛇。以擊瑞為已。一起个門



面來自謂氣節清流高自標榜。要人依附。但論同異。不論賢愚。但問恩仇。不問好歹。就有一班隨聲唱和的。借他名色。共取要位。立定了腳頭。一般樣招權納賄。事非錢而不行人。非錢而不用。朝中如此。外任亦然。貪官污吏。布滿天下。加之征調太煩。加派太重。征收無法。民不聊生。所以收虜未息。流賊後起。有詩為證。

中外艱危孰借籌。

處堂燕雀且優游。

舉朝朋黨堅難破。

四野干戈闕不休。

天子虐心明賞罰。

臣工專意快恩仇。

杞人空自憂天覆。

糶食難參肉食謀。

且說何以謂之流賊。他攻城而不取。得地而不居。所過之地。子女玉帛。搶掠一空。壞了一處。又到一處。如水之流。而不定。故曰流賊。當初正德年間。劉六。劉七。齊彥名。趙風子。一夥作亂。在霸州起手。反入遼東。轉至北京。次到河南。流入陝西。山西。又至湖廣。直到山東。轉入南直隸。瓜揚地方。經過七個布政司。打破大州府三十二處。小縣一百十七處。從來流賊之強。莫過於此。却未曾占一城。署一府。稱孤道寡。不過是鼠竊狗偷。終覆滅於揚子江狼山之上。如今流的賊。更不比當初。他占踞了幾個省城。改元建號。直犯京都。慘及。



号父此盤古以來未有之變。起手時也不過是响馬強賊。搶掠營生。若地方官肯用心搜勦。如一燈之火。何難撲滅。其如上下相蒙。各圖苟且卸擔。那有寔心做事的。所委勦賊兵將。反以賊為利。或受他的嘗例。買路放走。反將賊人所殺平民。割取首級。虛報軍功。養成賊勢。日盛一日。亦或有司懦弱怕事。賊兵未時。歛取民財。賄賊求免。以此賊愈得志。屢敗官兵。掠地攻城。縱橫無忌。及州縣失事。上司又怕連累自己官。其心與他遮覆。買靜求安。直至地方整片失陷。朝中大臣還怕。聖上真責。不敢奏聞。捱日捱月。釀成大病。非一朝夕正是。

微烟忽作薰天焰。

滴水翻成大海波。

話說己巳年間。奴酋毀牆渡入。圍困京城。兵部傳檄各邊徵兵入援。有甘肅巡撫梅之煥。蹕長公。乃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此公有文武全才。在甘肅威嚴大著。至是奉命勤王。各邊惟有甘肅最遠。兵士多不願行。因梅公刻期誓衆。自己親行。總兵官也不敢有違。纜水界口四五日。地方糧餉就不接濟了。前隊之兵口出怨言。總兵官不用好言撫慰。只顧催趲上路。動不動便是捆打。軍中有幾个不善良的。率衆鼓噪起來。四散奔走。後隊梅公大兵已到。將下令招安。點起兵來。已少了二十餘人。矣那二十







熊撫督以此得罪。憲賊名雖附闖，却自為一隊。騷擾湖廣地方，斯  
黃一帶受其荼毒。不在話下。再說河南開封府杞縣，有个公子舉  
人，姓李名岩，為人良善好義。為連年荒旱，米價騰貴，縣官不知撫  
恤窮民，單比錢糧日事敲排。李公子遂動個條呈到縣，第一款求  
他暫停徵比。第二款要他設法賑濟。縣官道：上司催餉文書，重片  
下來，若不徵比，將何起解？必狀罪及本縣了。至于賑濟一事，縣中  
沒這項無碍錢糧，沒處設法。除非本地大家自捨己財，搭救桑梓，  
纔好。李公子見話不投機，擊口氣，自家把倉中稻穀打笑一回，除  
了飯米餘下的，盡數將來給散本圖百姓。計口關領，頌聲如雷。別

圖的不得沾惠。就有一班無賴好事的，糾五合十，向圖中富家巨  
室門前鬧炒。引李公子為例，要他發粟濟貧。也有要打搶的，也有  
要放火的那些富家巨室，慳吝者多，慷慨者少。都抱怨李公子開  
端起釁，去稟知縣，求其出示禁治。知縣只諛勸他隨力發心，各賑  
本圖。豈不是个方便人情？誰知知縣心中也怪李公子多事，反出  
一面硬牌，傳諭速行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  
違，即係亂民，嚴拿究罪。百姓亂嚷起來，將硬牌打破，要打差人。差  
人急忙奔脫去。縣裏回復縣官，這裏眾百姓一聚擁到縣前，七嘴  
八張的囉哩高叫救命救命。知縣在私宅裏聽得如此這般，心中



着忙不敢出堂。便去請李公子進衙。埋怨道：宅上既有許多稻穀，何不輸在官倉待學生也？設處幾擔，稻子量情給派，却不是好李公子道：若輸在官倉，只好飽吏胥之腹。小民怎沾寔惠？況且一家之積，豈能遍濟各圖？知縣道：如今百姓聚而不散，如何是好？李公子道：老父母快寫一個暫免比較的告示，出去安民。待晚生去勸諭他。知縣只得依言，喚書手寫了告示。李公子拿出縣門，與眾百姓看了，道：列位鄉親，且散待我，做一篇勸賑的文字，傳布各圖。定要他量力均出。周濟你們便了。眾人道：既是李相公分付我們，權且散去。看三日之後，作何處分。再到城隍廟會話，說罷紛而散。

知縣見百姓縣前打鬧，心上好生不悅。又見李公子一言解散，羞變成怒。薰怕三日後還又聚集，遂連夜備起文書，申到上臺。說道：舉人李岩心懷不測，私散家財，買結眾心，團聚千人，倡言搶掠，打差辱官，不容比較。若不早治，恐貽大害。上臺輕信其言，就批仰該縣速拿李岩究解。一面諭解百姓，免致激變。知縣奉了上司批文，就去家拿李公子，監禁舖內。眾百姓都忿，不平道：李公為要賑濟我，等累他為事，在心何忍？不如劫了他出來，奉他為主，除了害民的狗官也。延得一時之命，於是一呼百應。頃刻間聚者千人。在夜半殺入縣衙，將縣官砍為數段。一面打開舖門，救出李岩。一面



釋放獄囚。劫了倉庫。赫得縣丞典史。不知逃奔那裏去了。李公子道：「你等雖出公憤。如今弄出大事。罪在不赦。倘官兵到來。如何是好？」今聞王強盛。見在本省隣府。不如投奔他。入夥。眾人齊聲道：「好。」遂收入家私。連家小。上了車輛。放起一把火來。燒得縣中七零八落。次日縣丞回來。倘大詳上司。只道李岩果然謀叛。商量發兵征勦。李公子已去之久矣。李公子附了李自成。為之謀主。勸他尊賢禮士。禁暴恤民。又道：「明朝恩澤在民。已矣。只因近日年荒餉重。官貪吏猾。所以所在思亂。我等欲收民心。須是假托仁義。說大兵到處開門納降者。秋毫無犯。在任好官。仍前管事。不肖者。與民除

害。一應錢糧。并減一半。百姓定成樂從。可不煩兵力。聞賊俱聽從之。每用兵。輒令李岩為前隊。李岩遣心腹之人。裝作商賈。四散傳布。說李公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編成口號。教導小兒們歌唱。

契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

愚民信為寔然。每苦有司苛歛。恨不待李公子之早來。民間認李公子。就是闖王。不知其為兩人也。此時闖賊亂了河南。憲賊亂湖廣。兩省告急表文。都經御覽。發下兵部。閣部楊嗣昌。領了上方劍。親出督師。總兵左良玉。忠孝無雙。屢敗憲賊。憲賊遁走。楊閣部題叙他戰功。請旨加良玉太子太保。賜憐王掛平寇將軍印。勅其



協力征勦。以殄戎為期。良王遂到河南。與閻賊大戰。遊擊將軍左  
明國在陣前。一箭射中李自成右目。自成帶箭而逃。大折一陣。奔  
往山東。自成自此損其一目。又因酒色成了个血漏。未幾憲賊用  
詭計襲破襄陽。襄王被執。楊閣部糜餉止師。自知有罪。自縊而死。  
臺臣劾左良王縱兵擄掠。玩寇不援。朝廷遂降良王爵三級。奪  
其勅命。良王部下將士時怨。莫有鬪志。自此憲賊劫益猖獗。遂長  
驅席捲。盡陷漢黃荆岳諸郡。桂藩預先出走。惠藩相繼而奔。  
湖南巡按劉熙祚親督水兵。庇議二藩賊兵追之甚急。劉公遣  
中軍護二藩。星夜前行。自己入小州城為死守計。以遏賊衝。不期

賊預有奸細在城。裡應外合。開門納賊。劉公被獲。賊欲降之。公不  
屈。賊乃閉之一室。公閉口合目。飲食不進。賊臨以刀鋸。公大罵不  
已。遂被殺於寧鄉宗師廟。公死後。壁上題有辭世詩二首。詩曰。  
倥忽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火別顏。嶺北骷髏驚作墨。湘南宮  
殿。條成烟。鶴血不沾無塚骨。烏啼偏集有孤田。死生遲速皆前  
定。空此丹心映楚天。  
故園隔別又經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淚。魏席旌  
旗。盡作烟。老嫻漫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長弘化碧非奇  
事。留取孤忠向九天。



劉公既死。令楚。各路告急。廷臣匿不以聞。其時閩賊知湖廣被寇。渡至河南。攻州。劫縣。圍困了開封府。周王大出帑藏。募兵守城。相拒累年。值黃河水決。開封一府俱被水淹。周王乘船空身出走。百姓沒船的。俱化為魚鱉。哀哉。此乃壬午年事。論起河決。乃是天數。傳說開去。及道閩賊決水滄城。益增畏懼。凡賊所至。望風而潰。賊繇是攻破南陽。淮慶等處。朝廷雖知閩賊猖狂。亦不知河南之及沒也。當時也曾勅兵片集議。征調七省。指臣會勅。只是說而不作。又各處按臣以兵餉難措。多有遣人賄賂兵部。求息其事者。所以大兵到底不集。賊愈肆無忌。其年虜又深入。直抵山東。攻

破濟南。兗州。東昌等處。朝廷委總督洪承疇率各邊兵禦之。又遣兵部郎中張若麒監軍。虜初小却。若麒連催進兵。承疇道此乃虜人詭詐。必有伏兵。不可輕戰。若麒鹵莽貪功。道我兵厚集。不乘勝驅逐。更待何時。如若頓兵不進。即係逗遛。朝廷知之。罪責不小。洪總督被他逼勒。不過只得出令各路俱進。虜佯退走。我兵追之中。其伏中忽哨一聲。虜兵四起。將我兵截為數處。彼此不能相顧。若麒見勢頭不好。扮作小卒下海逃脫。承疇遂臨於虜。全軍覆沒。京師震驚。遼東總兵吳三桂智勇全。傳檄各鎮。開河蓄水。扼其歸路。各處援兵未四集。且天氣漸熱。虜擄掠已飽。無不思歸。被



困月餘。不得出口。

先帝下嚴令。如有放出虜一人一騎者。即以失律治罪。命大學士周延儒親往督師。虜愈慌迫。大出金帛買路。多者或萬。少者亦數千。各將官受其賄賂。反替他向周閣老處打話說合。又道請師勿掩。窮寇勿追。不如放他出口。韃子受了這番驚恐。下次也不敢進來。若是不放之時。他操命死戰。勝負難期。萬一又有夷兵接應。難保與虞周閣老。一來買靜求安。二來也得了他厚饋。反傳令放他一條走路。各鎮奉了督師軍令。不敢堵截。於是將士解體。而邊事大壞矣。後羅追寃縱寇欺君之罪。輔臣坐贓賜死。亦何益哉。正是。

行邊不是裴丞相。

李愬焉能擒蔡人。

流賊見邊關將士離心。益得志橫行。癸未秋間。勅兵部尚書孫傳庭督兵十萬。駐河北勦賊。上用誘敵之計。以所擄良民。覓為賊兵。使當前鋒。抵敵孫督師。連戰俱勝。追奔百餘里。賊又遺心腹之人。率眾詐降。假說賊中畏懼孫爺。如犬羊之畏虎。只是奔逃。不敢對敵。孫督師信以為真。上疏自誇其能。說不日掃盡鯨鯢。必不敢遺一賊。以貽國家之患。朝中疑信相半。賊兵十面埋伏。哄得孫督師大兵齊集。誘入伏中。一声砲响。奔殺出官兵。自恃屢勝。不做准備。被賊兵分頭掩殺。死者死。降者降。全軍覆沒。惟孫督師單騎。



逃走賊乘機破了潼關直入西安府驅逐秦藩占據宮殿傳諭各府詭稱仁義之師不濫不殺但兵臨城下不許抗拒第一銳要縣官出迎第二銳要鄉紳出迎第三銳要百姓出迎如上城拒守攻破之日闕城屠戮寸草不留愚民惟恐屠城望風迎降全陝俱陷甲申歲首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二月間西犯太原平陽等府地方官不逃便降不惟不敢率兵抗戰且不敢登城固守賊所到之處或用降官仍舊管事或者選本人生員委用責成措辦錢糧以供軍餉到寧武關總兵周遇吉與賊大戰我兵數千斬賊萬餘賊兵後至者甚多遇吉日夜在城延守援兵外絕城遂破伏率

衆巷戰殺賊數百力竭被擒賊憤其不降磔遇吉於市焚其家一城百姓悉遭屠戮有詩贊云

寧武將軍報國恩  
一時身死軍民戮

呼兵巷戰拒妖氛  
忠義如君有幾人

二十五日賊兵圍真定二十七日守臣丘茂華以城降仍為知府順天巡撫楊鶚出巡被賊所傷幸而走脫巡按御史楊純德按臨遵化逃回二十九日警報迭至京師戒嚴

先帝召閣部大臣共議戰守之策皆言兵餉不足宜增兵添餉即日遣太監八人督兵防守城中多有賊黨假以納官為名占住店家



雖然盤詰甚嚴。奸細滿城。無從分別。又遣內臣傳諭勸戒。出家財助餉。太康伯張國紀。加定伯周奎。助至萬金。加封侯爵。以勸眾人。大監杜勳。自宣府差回。入見。盛言賊人強馬壯。鋒不可當。宣府危在旦夕。不日當犯京師。

呈上當早為之計。

先帝渡召百官議事。眾人面面相覷。有言北京王氣已盡。不如南遷。先帝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為朝廷出力。今日敗壞至此。國君守社稷。他復何言。百官嘿然而散。

第二回

○ ○ ○ 北京城文武偷安

承天門聞賊射箭

千里瀟瀟木葉秋。江東孤客動羈愁。凋傷盡道緣爰兔。經畫何堪問沐猴。歲月冰霜容易老。干戈天地幾時休。高齋寂寞空搔首。月滿前溪水自流。

暮雨瀟瀟江上行。綠林豪客舊知名。相逢何用相迴避。天下于今半是君。

話說三月初一日。昌平兵變。都門戒嚴。榆林屠戮。獨慘。樞臣馮思孔。披發。慕德。陣亡。朱三樂鎮宣府。初二日賊至。我兵及百姓咸



歡迎降。朱愆免曲至。無有從者。但曰。都爺聽我等降了。庶救一城百姓。朱乃獨自巡城。見紅夷大砲。曰。汝等若能放一砲。我即碎屍萬段。亦所甘心。衆勿聽。朱不淫。已自起燃香火。未及炮。而兵民自後掣其手。朱奪卒刀自刎。賊兵遂入城。儘意擄掠。奸淫我兵民。始互相埋怨。督師宰相李建泰鎮守保定。見賊勢猖獗。上疏乞駕南還。願保太子先行。

上諭羣臣曰。閣臣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還。羣臣可知否。國君死社稷。朕何往。賊兵至保定。軍民逃散一空。泰不淫。已聽中軍繼城迎降。初三日。

皇上集羣臣議曰。連日寇報緊急。不意真定保定俱失守。諸卿有何良策。羣臣相顧默然。嘆曰。朕本非忘國之君。諸卿皆甘為亡國之臣矣。總憲李邦華少詹項煜奏請太子南還。兵科光時亨奏駁不果。諸臣奉旨守城。凡勳衛科道等官分守九門。盤詰姦細。輔臣魏藻德加兵部尚書。往南調兵。方岳貢加戶部尚書。往南督餉。仍撤回首輔陳演。次輔蔣德璟。准回籍。不敢出城。遣太監杜秩亨。總兵唐通。協守居庸關。御史王章見偵探不寔。隨命家人四路按訪。始知大同真定官民皆出城迎賊。德州廣平等處俱望風納款。連上數疏。條陳戰守之策。會大司馬遼奉無兵。大司農又告乏餉。奏議



竟寢公不得已乃致書南都兵部懇其發兵過江早赴國難又傳  
山東賊兵作亂南北不通大失所望公見朝無同志知國事已壞  
惟日夕焦勞憂勤盡瘁而已初四日召對百官遣襄城伯李國禎  
恭練京營兵守城次日飛馬急報一日數十驚特旨借餉數至萬  
外者建坊示獎文武官僚盡行勸輸有各衙門分任者有省直鄉  
彙集者有內官樂助者竭盡心力不過數十萬又欲城中商娼士  
民財物以助守城之費有每名止給黃錢百文者加總兵左良玉  
唐通吳三桂黃得功俱伯爵加劉澤清鄭芝龍都督世襲初九日  
破陽河軍民皆望風迎降地方官願留者招舊管事不願聽憑回

籍即於軍中選先降科甲到任有才能者破格擢用十一日頒罪

已詔黃榜各處張掛命薊鎮總兵唐通點京營大兵三萬出城迎

勅通受命點閱兵將出城屯於教場不行上疏表云臣受命征勅

都城安危所係案戶部所給糧餉前少八個月今又不敷令三軍

枵腹持戈恐誤國大事云

皇上不得已降旨再給三月糧餉賊兵未到通已先遞降書矣及賊

至唐兵皆解甲投戈而迎賊雖受唐通之降然凡攻城最苦之事

皆令我兵前驅有詩笑曰

都督官兒一塊銀

不知騎畧不知兵



賊來預寫迎降表

兩下何須殺一人

十四日起漢內臣曹化淳等出鎮餓殘賊兵悉投各監伍下守不  
成守戰不成戰觀望都外都內隊伍益空職方司張正毅初任厥  
事博咨方畧召見方呂二生等面令頃得確實有能者充塘報事  
舉喜峯都司孫玉等隨住偵探方知賊來迅速海舉火攻都司鄭  
克年朱朝瑛等設埋伏守備韓宗文蔣仕權等取援兵十五日報  
居庸關破府縣官出郭焚香迎接撫臣何進俱被擒戮  
十六日昌平破十二陵震動享殿皆焚賊分隊扎營自昌平  
至京四面環繞分一股下通州天津等處其餘賊眾從沙河直抵

平子門窓行焚掠火燭漫天砲聲不絕科臣戴明說劾李國禎守  
禦無策十七日賊兵突擁城下內外交通但放空砲不入鉛彈午  
後郊北一帶烟焰騰空日晡砲聲四起徹夜不絕

上召對諸臣司馬張縉彥議調兵勤王司農吳履中議祀官捐貲  
贖罪滿朝束手無策

皇上淚下文文武亦泣是時樞司令箭不行無計出城兵權已落於茲  
監之手十八日乃改授科

連數千大小內官盡遣  
注火如兩司官周  
營兵不足之數城外箭砲  
薄切堂官竟若罔聞已



後不及事。延至午刻。

交作人情。惑感各無固

寬。而大內已紛然矣。賊兵

前。退縮。即斬賊有軍師。綽號宋孩兒者。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多

機智。善占卜。偽捏符讖。謂十八孩兒當主神器。造妖書。妖篆。獻賊

賊。大加信任。安營之始。宋孩兒占十八日。若有兩十九日。辰時必

破城。若至期不破。恐有援兵。四至。即日全軍俱返。六年後再至。始

破。其日未時。果然有兩。是日賊陰遣杜大監。密奏有讓位割地之

說。羣臣皆以為可。皇上大慟。對百官曰。國君寧死社稷。至晚

天氣陰慘。忽大風驟雨。雷電

一路砲聲漸息。人方幸其稍

悔。皆驅我降兵。并所擄百姓在

上同司禮監私行前門。少至成國公府。中。以赴席未歸。為驛。失

計。還宮。嘆息不已。宮人宦寺。牙身奔逃者無算。

周后自縊於宮中。十九日平明。

皇上手自撞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長時賊兵先於逃兵中。混入數百

騎。彭義門遂破。守城兵將棄械。爭奔城內。姦細乘勢訛言亂竄。其

東直得勝門亦開。可憐

十萬羽林齊解甲。

更無一個是男兒。

忽傳李襄城已被擒。杜大監為賊用。城外喧聲如雷。兩霧蓬迭。

上知大事已去。含淚入宮。見表宮人自縊。繩斷墮地。以持劍斷其頸。



時長公主年十五矣。在側悲啼。意欲縊之。手不能舉。少頃連砍二刀。悶絕於地。

皇上乃自縊於梅山。內監王承恩同縊以殉。臨難不苟。只見此內臣一人。正是

閣人猶識君臣義。

科甲惟存富貴心。

外傳 聖駕已逃。百官易服奔竄。守卒散走。皆說大兵已進。一時兒童婦女啼號震天。色益晦。賊兵西進得勝門。東進齊化門。賊將牛李二人率兵上城。一面飛騎數千到正陽門。已大開。即以所存火藥沿城放下。飛兵一人不見。城內大小通衢皆賊兵。黃衣

刀箭。殺勢逼人。無論官民。將刀亂砍。勒轅馬馱財物。或財命兩傷。或劫財脫命。或先行自盡。或立斃。刀下更有義夫烈婦。隨井懸梁者。不計其數。賊傳諭城中百姓云。我來安爾。爾百姓毋得驚惶。令黃紙為號。寫順民二字。貼於額懸於門。即不妄殺。士民無計脫生。各執香站立門上。寫順民兩字。繕書永昌元年。再書順天皇帝萬歲。賊首李自成年三十有七歲。右眼射瞎。自大明門擁入。進紫禁城。其黨數十人。俱抗衛不相下。如權將軍劉宗敏。馬岱。谷大成。李燬。李牟。牛金星。白廣恩。祖光先。官撫民梁甫。姜瓖。徐李。賀田。鄭文。王諸賊。統不知名。皆在城中。招童兒。妓女。大肆歡呼。士民俱戴



破帽穿敝衣。隱匿茅舍。庶幾免禍。然以紬衣數層。步一布衣。不可得幸免者。亦百無一二。二十日。李賊入宮。遂出示有得者。皇上者。賞銀萬兩。封伯。隱匿不報。全家誅滅。人盡驚駭。日午于宮後梅山閣內。得

皇上屍。及司札監王承恩屍。一刻王之後

皇上頭髮披面。左足有鞋。右足赤脚。身穿白綿紬衣。社上寫只因失守江山。無顏冠履見

祖宗於地下。後宮中遺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臨地。三次。逢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也。任爾分裂朕屍。可將文官

盡皆殺死。勿壞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皇后亦自宮中昇出

俱侍東華門側棚內。三位皇子太子未出。永定二王扶出。拜四

拜。隨即進去。初闖賊入都。持箭在手。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

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天字

之曰。射在當中。以准為界。

戊寅乃必亡之兆耳。

五月十

帝



京邸抄出

崇禎皇帝三月初八日

聖諭

皇帝勅諭紳士軍民人等朕蒙

天

御十有七年柰值奴虜方張流寇又作調兵借餉寔非不得已迺年上

征戰年上加派三餉並用文無成功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

貪官污吏乘機巧取火耗鞭朴日為爾苦朕深居九重不能詳察朕

之罪也將懦兵驕豈肯用命焚劫淫掠視爾民如讐朕用匪人養癰

致潰朕之罪也以致寇勢梟張脅從愈衆遍地流毒如秦楚趙晉等

處始以假仁假義狂誘愚民其後賢財被其席捲妻女被其淫殺房



舍被其燒毀殺人如羊豕驅人如奴隸百姓忍怨吞殺無所控訴追悔無及思我

二回

八

祖宗以來休養爾民等僅三百年誰非天朝赤子橫遭慘毒有如斯極朕恨之痛之宵旰靡寧已調各路兵馬及天下忠憤之士倡義勤王願取封拜者水陸並進為民復讐今與士民約錢糧勸餉已行蠲免召買悉令停止府縣州官有私徵冰監法濫刑的朕不時察訪拿問正法仍察大小戰士守有功的立獎陞賞官民男婦節義死難的從優卹一切不便於民之事盡行革去與爾更始爾安心固守毋得輕信流言自生驚擾至於被陷文武紳士軍民人等一時畏死勉強從賊原非甘心作逆除亡身成逆妾陷天寵在不赦外其親信之人偽

官偽將有能斬渠陷城即與王侯之爵萬金之賞或焚賊積蓄掠賊贓物來歸者分別世蔭等差賞賚領官者一體委用不顧者安插寧家近如金有章等見今擢用黃閣等亦與寬卹朕以

天地父母之心諒其不得已之情也他如文偽職牛金星喻上猷益長庚李振聲楊永裕等武偽職劉家毓田見秀羅大恩楊彥昌谷可成皆朕臣子身陷賊庭如能赤心王室俟際反正朕亦何忍棄之悉與赦罪名復原職嗚呼天心未改

祖德尤深朕才已省愆用賢而治改從前之弊政嘉與爾等維新爾等賊卒之後耕田樂業永為王民不亦休哉若聽訛生疑懷邪蓄二大兵一集玉石難分徒貽後悔故



皇  
京師被  
上從容盡考  
社凡我士庶載德  
父之讐何忍忘報  
恥詐敢偷生

第三回

○○○為相藉地點朝官

忠臣損軀殉聖主

太白星茫射紫微  
烽烟遙傷五雲飛  
剖心未見懸丹闕  
濺血何曾上御衣  
戰士投戈誇效順  
朝臣勸進說知幾  
可憐聖祖銀  
雞業痛哭郊原掩  
淚歸

一個忠臣九族殃  
全身遠害亦天嘗  
夷齊死後君臣薄  
力為君

王固首陽

賊出示凡在京大小官員俱於二十一日一槩報名彙察不願仕者聽回原籍願仕者矧前擢用如抗違不出罪加大辟藏匿之家



一兵連坐令長班內外搜尋不許人家容匿各官時有投寺祝髮者有焚縊殺井者有畏縮不出者二十三日百官早朝仍因服立午門外傍晚不見發落司禮太監王德化從內哭出見院部等官數十餘員青衣待罪叱之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殞帝乃擁戴新主耶衆答曰與我何干自有主之者德化憤極大哭各官大被毆打眉髮皆墜諸臣良心發見因汗顏舉哀呂兆龍庶吉士周鍾魏學濂等大哭衆官齊哭散振中外於繇東華門入朝見畢請殯先帝見一青衣小帽人持一硃批出云帝禮葬二子待以化

可

宋之禮衆官又求併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語云准行了殿上唱名首呼魏藻德三呼不應即命速擊少頃以繩繫至命送刑官拷打衆官人物豐偉及知名者七十三人命赴吏政府過堂聽用其餘發牛丞相府逐名聽點文武約三四千人匍伏中庭丞相席地而坐見百官大笑將縉紳亂點有呼名不到者以軍法治之有投門下跪生帖者即送吏政府受職其餘一官着二兵弓刀押出官犯就縛者即押飛奔補遲以刀背亂砍宿剝府營房內達旦囚服齊集逐一唱名又將百官分數及李兩將軍嚴刑拷打追贓充餉大者數萬小則數千刑有炮烙有腦箍者有夾棍有火尺大抵夾



者居多。如本身不到。即按家屬立追。慘刑之下。不惟無倖免。且無完膚矣。有宰輔哀告。愿效犬馬者。有御史叩首。兵卒之前者。敗名辱國。種上不可盡述。二十一日。李襄城解進。顧觸金階死。苦諍三

大事一

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

先帝頒葬以呈禮一。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賊悉從之。詐言襄城可

用着。兩兵押去。是時死難諸臣。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止。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倪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

十九日旦。賊甫登城。即沐浴冠帶。服絳衣。北向拜。關南向辭。丑

非死  
難見  
不用

乃索酒對闕神三浮大白。不使家人知。題案誠其子曰。設

皇上不得殯者。棄吾死于溝。慎勿戒。殮時有勸其效文天祥者。公叱

之。遂於中堂南向坐。自縊死。三日後。賊復入視。屍顏色如生。驚愕

而去。署其寓曰忠義之門。賊更欲殺其子倪會。以偽職會。引

刀欲自剄。見者奪免。賊亦舍去。殉難二十餘人。公最先。

東閣兼工部尚書范景文。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投井死。

○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號淇水。河南祀縣人。甲戌進士。賊差令箭

傳。寬閉門不應。具酒題詩。妻妾合門殉節。少頃。賊兵持令箭至。數

十人踵其門曰。此吾河南祀縣鄉紳也。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



德者奉李公子將令。正東護衛。以報厚德。不料早已全家盡節矣。乃下馬羅拜痛哭而去。戎政尚書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進士。墮城暴亡。左都御史李邦華。號懋明。江西吉水人。甲辰進士。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己未進士。十八日見賊逼城。即以死自誓。賊既入。出問其柁。曰。倪爺安在。從者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給之曰。若等候在此。吾即往視倪爺。乃入若往衣冠者。既久不出。視之。則自縊死矣。公與倪公畢命時。外庭猶未知大行之變。二公知之。素故殉難。王早云。

掌司經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馬世奇。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三月十六日。公同周巢軒侍班。見袁城伯匹馬入殿。乘朝汗沾濕。衣帶披佚。內侍以非時止之。伯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傲不用命矣。鞭一人起。則一人復。卧柩何。上獨召入。命內侍皆上城。內侍譁曰。諸文武所為何事。用我輩。我輩不辭。可恨無恥。犬馬輩某。去內櫟。死武備。令衣甲弓箭。一無所有。何用。用彼內中近貴者。數人曰。我輩月食皇家米五十石。為國盡死亦宜矣。乃請命行。曰。即依前。而奴入寇時。冰定地方。



各去十九日早。公方起沐浴。忽有數人至。口索驢馬。其僕告以  
有。即持刀索物。盡簡其囊中。果無有。乃去。始知城不守矣。公乃  
門自盡。其僕破門救之。公復甦。二妾朱氏李氏皆已縊死。僕曰太  
夫人在。未可以死。頃出訪。萬歲已南幸矣。主可圖走。公不應。俄  
而大匡數人。錦衣衛數人。新貴數人。來云。今當如何。公曰。二百八  
十年來。不幸遇此。夫變國家。養士之報。盡於今日。彼大臣曰。我輩  
有責。且偷生。君無責。且官非要地。宜不死。新貴人或稱門人。或稱  
晚生。勸公緩死。公曰。君輩乃作是言也。各從已志。則已耳。諸人面  
赤。乃退。公命僕市三棺。以二殯其二妾。指其一棺。謂僕曰。以此盛

我簡朝衣品服冠帶。於庭引火焚之。北向坐。闕而拜曰。臣未能  
報國。如何如何。諸僕皆慟。繼又某上同長班過。勸曰。已有示。明日  
報單。後日入朝。願仕者用。願歸者聽。公謂長班曰。我自分必死。汝  
可去。諸人乃曰。君即萬分忠節。聞萬歲已遁。何不逸去。公曰。我  
皇上若出。則為辱。社稷之主。以我意料必死。社稷矣。因呼  
皇上。皇上痛愛仆地。諸人無顏。亦去。其僕扶之起坐。乃以司經局印  
與僕曰。萬歲若在。可即持此印。赴行在。萬歲若崩。即以此印  
投吏部堂上。去。太夫人生我。不能養。汝輩歸。可語小主。次主。須緩  
曲。而後言之。我既不能盡忠。又不許盡孝。罪固極也。因遙拜太夫



時有郡人不欲顯為叛逆者。祝髮而冠。蒙見公曰。何不亦祝髮。公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死則辱。身依回而死。亦辱。身死則無辱也。其人辭出。公乃端坐。倚上裂帛自盡。公死後一日。其僕往校牒。見執政者。皆平日任我。皇家之人。嘆息而謂其僕曰。如爾主之才望。正思薦之大用。何竟死也。其僕亦知笈詆之。及見陳方諸。公俱枷鎖而行。呼其僕曰。悔不聽爾主之言。以致於此。因泣下。僕不忍見。掩面歸邸中。

大理寺卿凌義采。號蒼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夫頰同縊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嘉。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死。

太僕寺丞申。隗。胤。死。○御史陳純德死。○御史陳良謨死。

左春坊掌坊事左。素子。蕙。侍讀周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十九日聞變。將就縊。為親屬勸止。且環守。不得間。至廿一日。浴衣冠拜。闕自縊死。遺書訣父曰。君辱臣死。君死臣焉可獨生。况男海身居講職。忝列侍從。乎。忠孝不能兩全。矢以來生再圖奉養爾。

戶科都給事吳甘來。號和受。江西新昌人。戊辰進士死。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號若魯。南直如皋人。甲戌進士。亦聞信死。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號潛民。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



士見賊兵臨城。即書約馬世奇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  
在救。貽禍至此。惟一死以報國耳。年兄忠孝夙稟。諒有同心。及聞  
變。作祭文一首。設雞酒。爇奠先帝。觸死。極前合門俱死。  
兵部皇城巡視車駕司主事金鉉。號一箴。留府前衛。籍南直武進  
人。戊辰進士。臨難躍入御河死。鉉八十老母。亦投井死。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號尚形。北直交河。籍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  
同子觀政。新進士孟兆明。號兆祥。同死。  
翰林院簡討汪偉。號長源。應天江寧縣。籍徽州休寧人。戊辰進士。  
偕夫人耿氏。呼酒飲畢。遂索筆大書於庭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

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爰就楹。偉懸右。夫人懸左。少頃。夫人曰。我  
輩雖造次顛沛。不可失尊卑禮。乃解繩重繫。正左右之序而死。人  
稱一時凜烈。

河南道御史王章。號雲岷。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分門坐守。尽夜  
巡察防禦。見賊大隊逼彰義門。知勢不可支。急督兵赴戰。外城已  
破。隨即緊守平子門。十九日。宣傳。駕崩。軍民亂竄。公乃奮臂大  
呼。連擊二礮。傷賊甚多。賊攻愈急。城陷被執。賊令降官說云。王御  
史若早降。自當重賞。公痛發曰。你這無父無君賊子。不知報國。反  
說我降。罵不絕口。賊兵持刀砍其膝。公仍坐地大罵。賊大怒。登時



亂歿命城上新主中興贈兵部尚書謚忠烈按甲申之變文武  
死難最烈被害最慘者惟王公一人正是

丹心似石今何在

惟有忠魂通九州

順天府推官劉有瀾被拘自縊

有一人投演象所并死數日無人尋覓不知姓名

魚威太傅惠安伯張慶臻河南永城人合宅焚死

駙馬都督鞏永固順天大興人合宅自焚

宣誠伯魏時春投井死

新樂侯劉文炳弟右都督劉文耀叔都督劉從祖比直任丘籍南

直海州人全家自盡

巡撫大同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瓊號帶黃陝西韓  
城人乙丑進士罵賊被磔

巡撫宣州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之馮號勉齊順天大  
興籍南直徐州人乙丑進士罵賊被磔

山西巡撫蔡懋德戰歿於陣

賊先用姦計磔一降兵於碁盤街詐稱賊兵奸淫嬖女者榜示眾  
軍如有擄掠奸淫者炤此施刑愚民初皆信而喜之順天府學生  
員李名世賊兵奸其女李赴稟劉賊將賊將相賊并生員與女做



勢威赫。女子不敢招認。賊將遂喝令賊校將生員分屍。以警後來之。妄告者。正是。

家辱身。凶。究不散。

也。隨帝后。訴蒼天。

嗣是賊兵愈無忌憚。紳矜之家。每受其淫辱。而不敢言。賊初入城。百姓猶未大慌。凡無恥秀才。都想希圖富貴。至此始恨入骨髓矣。賊兵不過四五萬。兼以童稚。抽伍東朝。而出西暮。而入揚寡為衆。虛張賊勢。屯於民房。遍城男婦。皆為賊燒鍋。秣馬勒索酒飯供饋。如稍遲。即以刀背亂打一更時分。駐本家者。捆打拷索銀兩。飾服奸淫妻女。婢妾。或沿瓦竊入鄰家。被其辱者。忍羞不言。賊兵或三

五成羣。七八成隊。沿門搜察。甲去乙來。殊至已時。每獲一嫖女。即扛擁城上。輪次奸淫。有不勝其淫辱。而即氣絕者。有遇賊將。遇而拋擲城外者。安福衙。一夜嫖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號慘之。數晝夜不絕。正是。

豺狼。撩亂。入皇都。

一時。天地。如崩。瓦。

死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其他妻妾。亦或有不能免者。公侯駙馬之家。殺掠猶甚。

諸宮。嬪有欲逃竄而出者。皆為闖賊攔入。有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呼曰。賊入大內。必淨宮。奴輩必遭毒手。汝等若有志氣。當早尋道。



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頃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向死者四五十人。聞賊同諸賊將二十餘人入宮，集諸宮女美者，每賊首分得三十人。宮女費氏年甫及笄，忙與投井。井枯水淺，賊至，聞井中暈，上有聲。窺之，乃一女子也。因共救出之。眾賊將見其姿容姣好，互相爭奪。女遂心生一計。泣謂眾賊曰：「我乃長公主。若輩不得亂動，必報知汝主。憑汝主發落，方可。」女意欲借此機會，冀圖闖賊也。聞賊審寔，知非公主，遂以賞羅賊將。羅携出一緘之曰：「妾年尚幼，寔出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望將軍憐而宥妾，擇日成禮，惟將軍所命。賊將不

勝欣喜，不知女已暗藏利刃在身。俟賊酒醉，伏力直刺賊喉，隨以刀自斫其喉，遂俱死。筵前聞賊憫其貞烈，令人葬之。

長班吳奎妻張氏，德色兼備，家雖貧，屋宇甚精潔。賊兵數人至其家，瞥見張氏，遂欲駐下。張氏知欲逼已，隨往宅後，赴水伏池中。淺處見賊之去，張氏復出，往尋其夫。中途相遇，言以前事，忽被賊大隊冲散。張氏復歸，又為一賊所據。笑夜乃強淫之，賊睡去，少頃外有叩門聲。張氏知是夫婿，乃潛起開門。二人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至前遇一井，張氏泣謂夫曰：「吾聞烈女不事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獲一面，又得財物，死亦甘心矣。」



言說遂欲投井。奎力阻之。張氏泣曰。君即不罪妾。何面目偷生於世乎。竟投井而死。

彰義門破。傳聞。駕崩。魏學瀛托言欲謀輔立太子。搖上。不決。家

人跪稟曰。老翁不必躊躇。只思老日。爺當日如何免難。大相公因

何早歿便是了。學瀛父即魏大中。大中死於魏忠賢之手。其長

子學瀛。久因愛父而亡。誠忠臣孝子之門也。故其

家人。瀛曰。汝敢我死。耶。家人曰。焉敢如此。但恐碍老。爺百世芳

名耳。瀛曰。汝且退。容我思之。少頃。舉手拍案曰。今大勢已定。我何

自苦也。家人屢諫不聽。遂自縊。外傳學瀛已死。城破後。家房橋。羣象一日齊。皆哀鳴。淚下如注。

話說吳縣文學許琰。住在長洲縣望亭楊樹園村。於四月二十七

日入城。聞京師破陷。呼天痛哭曰。我命當盡。豈忍恋鄉苟活。即

挈妻孥。寓西城。季弟玉映家。誓以死報君。至五月初。知

先帝遭變。既離大慟。求死題詩云。

正想捐軀報聖君。

忠魂誓向天門哭。

豈期靈日墜妖氛。

立乞神兵掃賊羣。

初十日夜。解帶自縊。家人力救得醒。十一日夜時。密往福濟觀。暗

室投繯。遇陸道士。知覺。復救活。隨投胥江中。浚水處。驚動。路藩

命李內相。叫水哨兵。撈起。至丁鈇武家。鈇武留至堂內。時欲奔外



赴河將崇禎。聖上四字。遍身寫滿。宛轉哀號。四鄰進覲。血不流。  
涕。鉞武伴宿。二日。於十三日晚。往報乃弟。爰勸方歸。投水後。体受  
重傷。不能渡出。及無詔到。家人恐其有變。不渡。與閉造。一友於二  
十六日早。過候。言哀詔到。父許聞之一慟。凡危。遂絕粒。家人憐解。  
許曰。聖天子如青慘。凶。我何忍下咽。二十八日。餓。作。喉。無力舉  
筆。口授一詩。

平生磨礪竟成空。  
一個書生難殺賊。

國破君亡值眼中。  
願為厲鬼效微忠。

六月初一日。胃空。嘔盡。繼之以血。親友皆以湯粥勸進。乃揚目而

呼曰。汝欲戒偷生耶。竟嚼爛唇膚。永決不肯食。初二日。血尽。喉腫。  
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氣絕。先生平昔品行。矜卓。未遲。詳述。據其  
十七歲時。母張氏病。割股。孝行素著。親黨附聞。



忠孝

十一



